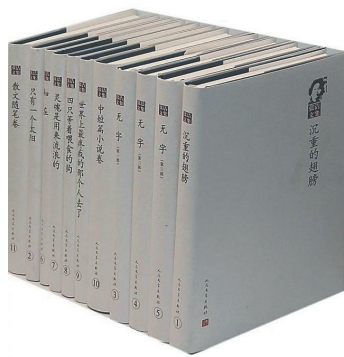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洁：
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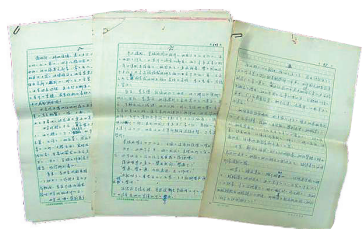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当地时间2022年1月21日，作家张洁在美国去世，享年85岁。张洁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，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著有《沉重的翅膀》《无字》《祖母绿》《森林里来的孩子》等作品，是我国第一个获得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，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。

张洁从小与母亲张珊枝相依为命，母亲是她永远的精神家园和创作源泉。张洁在长篇小说《无字》中写下的第一行文字便是“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”；母亲去世后，她又创作了长篇纪实散文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，回忆了母亲生命最后时刻的每一个细节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悔恨与悲伤——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说，这是张洁写得最好的作品。



张洁作品集。



张洁《沉重的翅膀》手稿。



晚年张洁。

童年时遭父亲遗弃

张洁很少谈起她的父亲，在她的回忆文章和文学史料中也鲜见父亲的身影。

据张洁回忆，她的母亲张珊枝自幼丧母，寄养在亲戚家，后跟随父亲和继母生活，直到与一个名叫董秋水（即张洁的父亲）的男人结婚。董秋水生于东北，早年在东北军做事，张学良组建东北大学后，到学校当了教官。董秋水的经历非常复杂，抗战爆发前后去了延安，不久又到香港协助他人办刊物，与端木蕻良、萧红、骆宾基等在港的东北文学人物相熟。当时还叫董大雁的张洁随母到香港找父亲，后来骆宾基成为张洁的文学启蒙老师，可能与她的这段经历有关。

1940年代民盟成立后，董秋水成为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。在政界和文坛之间徘徊的董秋水，与家庭愈走愈远，渐渐将妻儿视为累赘，直至抛弃。张洁如此回忆那段不愉快的经历：“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，父亲对我们已经很坏，经常打我，用脚踢我。珍珠港事变后，我们逃难到内地，经过广西、四川，最后到陕西，父亲就把我和母亲丢在那里，自己跑了。”

后来董秋水与张珊枝离婚，张珊枝带着张洁留在陕西教书，董秋水去了北京，1949年后在一家出版社做事。著名编辑家沈昌文曾与董秋水同事，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董秋水：“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，头发梳得光亮。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，是旧官僚那样的。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，他一定要写一首‘五言’或是‘七律’，贴在墙上表示祝贺的心情。”1950年代末期，董秋水被下放至秦皇岛，后来一直生活在那里，直到去世，当然与张洁也再无交集。

由于董秋水对张洁母女的遗弃，使张洁从小便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，母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这段经历对张洁影响很大，也让她对父亲极为不满。多年以后，张洁的长篇小说《无字》出版，其中有一个名叫

“顾秋水”的人物，出身东北军，满脑子名利思想，对妻儿极端不负责任——这个“顾秋水”明显有董秋水的影子。

关中乡居生活

张洁在她的《怀念关中》系列散文中写道：“我是东北人，可我不是在那儿出生，也不是在那儿长大的。我倒是在关中一个叫作草坡的村子里，度过了大半个童年和整个少年时代。”

张洁所说的草坡是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镇的一个小村庄，当地人叫“书房沟”，是一个风光旖旎的美丽所在，附近有个龙泉寺，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，十分幽静。抗战爆发后，郑州铁路扶轮学校迁至草坡村，校址就选在了龙泉寺。张珊枝与丈夫分手后，就带着张洁来到扶轮学校当了小学教员，这个关中大地上的小村落成了张洁成长的地方。

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困难，张珊枝收入又十分微薄，母女俩的生活非常拮据，刚刚七八岁的张洁常常饿肚子。几十年后，人到中年的张洁在散文《挖荠菜》中这样回忆当年那段困苦岁月：“小的时候，我是那么馋！刚抽出嫩条还没打花苞的蔷薇枝，把皮一剥，我就能吃下去；刚割下来的蜂蜜，我会连蜂房一起放进嘴巴里；更别说什么青玉米棒子、青枣、青豌豆啰。”

有一天，张洁到财主的地里掰玉米棒子吃，被他们家的管家发现，拿着木棍追了过来。张洁落荒而逃，最后掉进河里，慌乱中鞋子也丢了一只，但她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去找那只丢失了的鞋子，也不敢回家，她怕妈妈知道，怕看见妈妈那双被贫困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、哀愁的眼睛。“那双眼睛，会因为我丢失了鞋子而更加暗淡”——多年以后，张洁在文章中如此伤感地写道。

1950年代初，张洁离开陕西回老家抚顺读中学，后来又到北京念大学，但她依然忘不了关中乡居的日子：“思念我在那里长大的草坡村。

那里的风，吹在脸上是柔柔的；那里的太阳，照在身上是融融的；那里的麦苗，铺在地上是绿油油的；那里的窑洞，是冬暖夏凉的。”1992年，张洁又回到那个充满回忆的小村庄，寻找童年的影子。当年的龙泉寺、老校舍仍是当年模样，望着母女曾相依为命的旧窑洞，张洁依稀听见妈妈在村口喊着自己的名字：“大雁，大雁……”

陪妈妈度过最后的日子

进入1990年代以后，母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。张洁在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中说：“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，好像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不行了，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。”

母亲进入老年后，张洁一开始并没有经常陪在她身边，而是让家里的小阿姨帮忙照顾，自己或游走异国他乡，或应酬交际，或忙于写作。后来听小阿姨说，每当张洁不在的时候，妈妈总是不断自言自语：“张洁快回来了，张洁快回来了。”好像是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。听了小阿姨的话，张洁忍不住流泪了，从此停下来留在妈妈身边。

在女儿陪伴下，妈妈安心度过了最后的时光。1991年10月28日，张珊枝在北京安详离世。两年后，张洁的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问世，当时她恸哭失声：“我的生命其实在54岁（母亲去世那年）的时候就能结束了。”

张洁真正创作的开始，是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，这是一次向温情的告别。



1946年6月，张洁（前中）与母亲等在陕西宝鸡。

张洁画作。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